舊唐書/卷20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舊唐書
本紀第二十下 哀帝

► 禮儀 一

哀皇帝諱柷，昭宗第九子，母曰積善太后何氏。景福元年九月三日，生於大內。乾寧四年二月，封輝王，名祚。天復三年二月，拜開府儀同三司，充諸道兵馬元帥。

天祐元年

天祐元年八月十二日，昭宗遇弒。翌日，蔣玄暉矯宣遺詔，曰：「我國家化隋為唐，奄有天下，三百年之睹兵戈之屢起，賴勳賢協力，宗社再安。豈意宮闈之間，禍亂忽作，昭儀李漸榮、河東夫人裴貞一潛懷逆節，輒肆狂謀，傷疢既深，已及危革。萬機不可以久曠，四海不可以乏君，神鼎所歸，須有纘繼。輝王祚幼彰岐嶷，長實端良，裒然不群，予所鍾愛，必能克奉丕訓，以安兆人。宜立為皇太子，仍改名柷，監軍國事。於戲！孝愛可以承九廟，恭儉可以安萬邦，無樂逸游，志康寰宇。百辟卿士，佑茲沖人，載揚我高祖、太宗之休烈。」是日遷神柩于西宮，文武百僚班慰於延和門外。其日午時，又矯宣皇太后令曰：「予遭家不造，急變爰臻，禍生女職之徒，事起宮奚之輩。皇帝自罹鋒刃，已至彌留，不及顧遺，號慟徒切。定大計者安社稷，纂丕圖者擇賢明，議屬未亡人，須示建長策。承高祖之寶運，醫元勳之忠規，伏示股肱，以匡沖昧。皇太子柷宜於柩前即皇帝位，其哀制並依祖宗故事，中書門下准前處分。於戲！送往事居，古人令范，行今報舊，前哲格言。抆淚敷宣，言不能喻。」帝時年十三，乞且監國，柩前即位，宜差太常卿王溥充禮儀使，又令太子家令李能告哀於十六宅。丙午，大行皇帝大殮，皇太子柩前即皇帝位。己酉，矯制曰：「昭儀李漸榮、河東夫人裴貞一，今月十一日夜持刃謀逆，懼罪投井而死，宜追削為悖逆庶人。」蔣玄暉夜既弒逆，詰旦宣言於外曰：「夜來

帝與昭儀博戲，帝醉，為昭儀所害。」歸罪宮人，以掩弒逆之跡。然龍武軍官健備傳二夫人之言于市人。尋用史太為棣州刺史，以酬弒逆之功。

庚戌，群臣上表請聽政。甲寅，中書奏：「皇帝九月三日降誕，請以其日為乾和節。」從之。乙丑，百僚赴西宮，殮訖，釋服。皇帝見群臣於崇勳殿西廊下。中書帖：「今月二十四日釋服後，三日一度進名起居。」丙辰，敕：「朕奉太后慈旨，以兩司綱運未來，百官事力多闕，旦夕霜冷，深軫所懷。令於內庫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，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，委御史台依品秩分俵。」是日，皇帝聽政。丁巳，敕：乾和節方在哀疚，其內道場宜停。戊午，遣刑部尚書張禕告哀於河中，全忠號哭盡哀。庚申，敕：「乾和節文武百僚諸軍諸使諸道進奏官准故事於寺觀設齋，不得宰殺，只許酒果脯醢。」辛酉，敕：「三月二十三日嘉會節。伏以大行皇帝仙駕上升，靈山將卜，神既游於天際，節宜輟於人間。准故事，嘉會節宜停。」

九月壬戌朔，百官素服赴西內臨，進名奉慰。戊辰，大行皇帝大祥，百官素服赴西內臨。己巳，敕右僕射、門下侍郎、禮部尚書、平章事裴樞宜充大行皇帝山陵禮儀使，門下侍郎、平章事獨孤損宜充大行皇帝山陵使，兵部侍郎李燕充鹵簿使，權知河南尹韋震充橋道使，宗正卿李克勤充按行使。庚午，皇帝釋服從吉。中書門下奏：「伏以陛下光繼寶圖，纂承丕緒，教道克申於先訓，保任實自于慈顏。今則正位宸居，未崇徽號。伏以大行皇帝皇后母臨四海，德冠六宮，推尊宜正於鴻名，敬上式光於睿孝，望上尊號曰皇太后。」奉敕宜依。又敕輝王府官屬宜停。辛巳，山陵橋道使改差權河南尹張廷範，其頓遞陵下應接等使，並令廷範兼之。庚寅，中書奏：太常寺止鼓兩字「敔」上字犯禦名，請改曰「肇」。從之。

十月辛卯朔，日有蝕之，在心初度。壬辰，全忠自河中來朝，赴西內臨祭訖，對於崇勳殿。甲午，敕檢校太保、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可復本姓名李彥威，貶崖州司戶同正。檢校司徒、右龍武統軍氏叔琮可貶貝州司戶同正。又敕：「彥威等主典禁兵，妄為扇動，既有彰於物論，兼亦系於軍情。謫掾遐方，安能塞責？宜配充本州長流百姓，仍令所在賜自盡。」河南尹張廷範收彥威等殺之。臨刑，大呼曰：「賣我性命，欲塞天下之謗，其如神理何！操心若此，欲望子孫長世，可乎？」呼廷範，謂曰：「公行當及此，勉自圖之。」是日，全忠歸大梁。丙申，制天平軍節度使、檢校太師、中書令，兼鄆州刺史、上柱國、東平王、食邑七千戶張全義本官兼河南尹、許州刺史、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、判六軍諸衛事。皇帝即位行事官、左丞楊涉進封開國伯，加食邑四百戶。吏部侍郎趙光逢進開國公，加食邑三百戶。右散騎常侍竇回、給事中孫績、戶部郎中知制誥封舜卿等

加勳階。禮儀使、太常卿王溥與一子八品正員官。書寶冊官吏部尚書陸扆、刑部尚書張禕，扆與一子八品正員官，禕加階。太子太保盧紹卒。魏博羅紹威進救接百官絹千匹、綿三千兩。

十一月辛酉朔。癸酉午時，日有黃白暈，旁有青赤紉。楊行密攻光州，又急攻鄂州，杜洪遣使求援，全忠率師五萬自潁州渡淮，至霍丘大掠以紓之，行密分兵來拒。乙酉，敕：「據太常禮院奏，於十二月內擇日冊太后者。朕近奉慈旨，以山陵未畢，哀感方纏。凡百有司，且虔充奉，吉凶之禮，難以並施。太后冊禮，宜俟山陵畢日，庶得橋山攀慕，彰盡節於群臣；蘭殿承榮，展盛儀於朕志。情既獲遂，禮實宜之。付所司。」己丑，嶺南東道辨州宜改為勳州。

十二月辛卯朔。癸卯，權知河南府尹、和王傅張廷範宜復本官。光祿大夫、檢校司徒河東縣開國子、食邑五百戶、充山陵副使、權知河南尹、天平軍節度副使韋震權知鄆州軍州事。

天祐二年

二年春正月庚申朔，楊行密陷鄂州，執節度使杜洪，斬於揚州市。鄂、岳、蘄、黃等州入行密。全忠自霍丘還大樑。甲子，太常卿王溥上大行皇帝謚號、廟號，乃敕右僕射、平章事裴樞撰謚冊，中書侍郎柳璨撰哀冊。辛未，敕：「朕祗荷丕圖，仰惟元訓，方迫遺弓之痛，俯臨同軌之期。將展孝思，親扶護衛。皇太后義深鳴鳳，痛切攀龍，亦欲專奉靈輿，躬及園寢，兼盡追摧之道，用終克敬之儀。其大行皇帝山陵發引日，朕隨太后親至陵所，付中書門下，宜體至懷。」群臣三表論諫，乃止。

二月庚寅朔。壬辰，制以前知鄜州軍州事、檢校尚書左僕射劉鄩為右金吾衛大將軍，充右街使。檢校左僕射朱漢賓為右羽林統軍。丙申，群臣告謚於西宮。己亥，敕：「今月十一日，大行皇帝啟攢宮。准故事，坊市禁音樂，至二十日掩玄宮畢，如舊。」庚子，啟攢宮，文武百僚夕臨於西宮。丁未，靈駕發引，濮王已下從，皇帝、太后長樂門外祭畢歸大內。己酉，葬昭宗皇帝于和陵。庚戌，制乙太常卿王溥為工部尚書。壬子，制以汝州刺史裴迪為刑部尚書。泰寧軍節度、檢校司空、兗州刺史、御史大夫葛從周檢校司徒、兼右金吾上將軍致仕，從周病風，不任朝謁故也。以左金吾上將軍盧彥威為左威衛上將軍。是月社日，樞密使蔣玄暉宴德王裕已下九王于九曲池，既醉，皆絞殺之，竟不知其瘞所。丙辰，左僕射裴贄等議遷廟，合遷順宗一室，從之。己未，昭宗皇帝神主祔

太廟，禮院奏昭宗廟樂，曰《咸寧之舞》。

三月庚申朔。壬戌，制以前平盧軍節度使、檢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、兼青州刺史、上柱國、琅邪郡公、食邑二千五百戶王師範為孟州刺史、河陽三城懷孟節度觀察等使，從全忠奏也。甲子，制以特進、尚書右僕射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太清宮使、弘文館大學士、延資庫使、諸道鹽鐵轉運使、判度支、上柱國、河東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裴樞可守尚書左僕射。光祿大夫、門下侍郎、戶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、監修國史、河南縣開國子、食邑五百戶獨孤損可檢校尚書左僕射、同平章事，兼安南都護，充靜海軍節度、安南管內觀察處置等使。以光祿大夫、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、集賢殿大學士、上柱國、博陵郡開國公、食邑一千五百戶崔遠可守尚書右僕射。以正議大夫、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判戶部事、上柱國、河東縣男、食邑三百戶柳璨為門下侍郎、兼戶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、太清宮使、弘文館大學士、延資庫使、諸道鹽鐵轉運等使。以正議大夫、尚書吏部侍郎、上柱國、賜紫金魚袋張文蔚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、監修國史、判度支。以銀青光祿大夫、行尚書左丞、上柱國、弘農縣伯、食邑七百戶楊涉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、集賢殿大學士、判戶部事。庚午，敕：「朕以宰臣學士，文武百僚，常拘官局，空逐遊從。今膏澤不愆，豐年有望，當茲韶景，宜示優恩。自今月十二日後至十六日，各令取便選勝追遊。付所司。」壬申，以檢校司徒、和王傅張廷范為太常卿。丁亥，敕：「翰林學士、戶部侍郎楊注是宰臣楊涉親弟，兄既秉于樞衡，弟故難居宥密，可守本官，罷內職。」

四月己丑朔。壬辰，敕河南府緱氏縣令宜兼充和陵台令，仍升為赤縣。癸巳，敕曰：「文武二柄，國家大綱，東西兩班，官職同體。咸匡聖運，共列明廷，品秩相對于高卑，祿俸皆均於厚薄。不論前代，祇考本朝。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，文武參用，或自軍衛而居台省，亦由衣冠而秉節旄，足明于武列文班，不令分清濁優劣。近代浮薄相尚，淩蔑舊章，假偃武以修文，競棄本而逐末。雖藍衫魚簡，當一見而便許升堂；縱拖紫腰金，若非類而無令接席。以是顯揚榮辱，分別重輕，遽失人心，盡隳朝體。致其今日，實此之由，須議改更，漸期通濟。文武百官，自一品以下，逐月所給料錢並須均勻，數目多少，一般支給。兼差使諸道，亦依輪次，既就公平，必期開泰。凡百臣庶，宜體朕懷。」和王傅張廷范者，全忠將吏也，以善音律，求為太常卿，全忠薦用之。宰相裴樞以廷范非樂卿之才，全忠怒，罷樞相位。柳璨希旨，又降此詔斥樞輩，故有白馬之禍。丙午，前棣州刺史劉仁遇檢校司空，兼兗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泰甯軍節度使。乙未，制左僕射裴樞、新除清海軍節度使獨孤損、河南尹張全義、工部尚書王溥、司空致仕裴贄、刑部尚書張禕，並賜一子八品正員官，以奉山陵之勞也。敕曰：「朕以宿麥未登，時陽久亢，慮闕粢盛之備，軫予宵旰之懷。所宜避正位於宸居，減珍羞于常膳，諒惟眇質，深

合罪躬。自今月八日已後，不禦正殿，減常膳。付所司。」辛丑，侍御史李光庭郗殷象、殿中丞張升崔昭矩、起居舍人盧仁烱盧鼎蘇楷、吏部員外郎崔協、左補闕崔鹹休、右補闕杜承昭羅兗、右拾遺韋彖路德延，並宜賜緋魚袋；兵部郎中韋乾美、比部郎中楊煥，皆賜紫金魚袋：並以奉山陵之勞也。壬寅，敕：「朕獲荷丕圖，仰遵慈訓，爰崇徽號，已定禮儀，冀申為子之心，以展奉親之敬。昨所司定今月二十五日行皇太后冊禮。再奉慈旨，以宮殿未停工作，蒸暑不欲勞人，宜改吉辰，固難違命。冊禮俟修大內畢功日，所司以聞。」癸卯，太清宮使柳璨奏修上清宮畢，請改為太清宮，從之。甲辰夜，彗起北河，貫文昌，其長三丈，在西北方。丁未，敕：「設官分職，各有司存，銓衡既任于吏曹，除授甯煩於宰職。但所司注擬申到，中書過驗酌量，苟或差舛，難可盡定。近年除授，其徒實繁，占選部之闕員，擇公當之優便，遂致三銓注擬之時，皆曠職務。且以宰相之任，提舉百司，唯務公平無私，方致漸臻有道。應天下州府令錄，並委吏部三銓注擬。自天祐二年四月十一日已後，中書並不除授，或諸薦奏量留，即度可否施行。庶各司其局，免致紊隳，宰相提綱，永存事體。付所司。」辛亥，以彗孛謫見，德音放京畿軍鎮諸司禁囚，常赦不原外，罪無輕重，遞減一等，限三日內疏理聞奏。壬子，敕：「朕以沖幼，克嗣丕基，業業兢兢，勤恭夕惕。彗星謫見，罪在朕躬。雖已降赦文，特行恩宥，起今月二十四日後，避正殿，減常膳，以明思過。付所司。」丙辰，敕：「准向來事例，每貫抽除外，以八百五十文為貫，每陌八十五文。如聞坊市之中，多以八十為陌，更有除折，頓爽舊規。付河南府，市肆交易，並以八十五文為陌，不得更有改移。」戊午，敕：「東上閤門，西上閤門，比常出入，以東上為先。大忌進名，即西上閤門為便。比因閹官擅權，乃以陰陽取位，不思南面，但啟西門。邇來相承，未議更改，詳其稱謂，似爽舊規。自今年五月一日後，常朝出入，取東上閤門，或遇奉慰，即開西上閤門，永為定制。付所司。」又敕：「朕以上天譴見，避殿責躬，不宜朔會朝正殿。其五月一日朝會，宜權停。」

五月己未朔，以星變不視朝。敕曰：「天文變見，合事祈禳，宜於太清宮置黃籙道場，三司支給齋料。」壬戌，敕：「法駕遷都之日，洛京再建之初，慮懷土有類于新豐，權更名以變於舊制。妖星既出於雍分，高閎難效于秦餘，宜改舊門之名，以壯卜年之永。延喜門改為宣仁門，重明門改為興教門，長樂門改為光政門，光范門曰應天門，乾化門曰乾元門，宣政門曰敷政門，宣政殿曰貞觀殿，日華門曰左延福門，月華門曰右延福門，萬壽門曰萬春門，積慶門曰興善門，含章門曰膺福門，含清門曰延義門，金鑾門曰千秋門，延和門曰章善門，保甯殿曰文思殿。其見在門名，有與西京門同名者，並宜復洛京舊門名。付所司。」乙酉夜，西北彗星長六七十丈，自軒轅大角及天市西垣，光輝猛怒，其長竟天。丙寅，有司修皇太后宮畢。中書奏：「皇太后慈惠臨人，寬仁馭物，早葉佩

天之兆，克彰誕聖之符。今輪奐新宮，規摹舊典，崇訓既征於信史，積善宜顯於昌期。太后宮請以積善為名。」從之。又以將卜郊禋，預調雅樂，宜乙太常卿張廷范充修樂懸使。丁卯，荊襄節度使趙匡凝奏為故使成汭立祠宇，從之。己巳，太清宮使柳璨奏：「近敕改易宮殿門名，竊以玄元皇帝廟，西京曰太清宮，東京曰太微宮，其太清宮請復為太微宮，臣便給入官階。」從之。庚午，敕：「所司定今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，其修制禮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判，祭器宜令張文蔚、楊涉分判，儀仗車輅宜令太常卿張廷範判。」壬申，制新除靜海軍節度使、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尚書左僕射、同平章事、兼安南都護、河南郡開國侯、食邑一千戶獨孤損可責授朝散大夫、棣州刺史，仍令御史台發遣出京訖聞奏。敕曰：「朕謬將眇質，叨荷丕圖，常懷馭朽之心，每軫泣辜之念。諒于黜責，豈易施行。左僕射裴樞、右僕射崔遠，雖罷機衡，尚居揆路，既處優崇之任，未傷進退之規。不能秉志安家，但恣流言謗國，頗興物論，難抑朝章。須離八座之榮，尚付六條之政，勉思咎己，無至尤人。樞可責授朝散大夫、登州刺史，遠可責授朝散大夫、萊州刺史，便發遣出京。」兵部郎中韋乾美貶沂州司戶。甲戌，敕中書舍人封渭貶齊州司戶，右補闕鄭肇密州莒縣尉，兵部員外盧協祁州司戶，並員外置。乙亥，敕吏部尚書陸扆貶濮州司戶，工部尚書王溥淄州司戶。司天奏：「旬朔已前，星文變見，仰觀垂象，特軫聖慈。自今月八日夜已後，連遇陰雨，測候不得。至十三日夜一更三點，天色暫晴，景緯分明，妖星不見於碧虛，災沴潛消於天漢者。」敕曰：「上天謫見，下土震驚，致夙夜之沈憂，恐生靈之多難。不居正殿，盡輟常羞，益務齋虔，以申禳禱。果致玄穹覆祐，孛彗消除，豈罪己之感通，免貽人於災沴。式觀陳奏，深慰誠懷。」丙子，敕戶部郎中李仁儉貶和王府諮議，起居舍人盧仁烱安州司戶，壽安尉、直弘文館盧晏滄州東光尉。丁丑，陳許節度使張全義奏：「得許州留後狀申，自多事以來，許州權為列郡，今特創鼓角樓訖，請復為軍額。」敕旨依舊置忠武軍牌額。戊寅，宴群臣於崇勳殿，全忠與王鎔、羅紹威置宴也。庚辰，敕特進、檢校司徒、守太保致仕趙崇可曹州司戶，銀青光祿大夫、兵部侍郎王贊可濮州司戶。辛巳，敕責授登州刺史裴樞可隴州司戶，責授棣州刺史獨孤損可瓊州司戶，責授萊州刺史崔遠可白州司戶。壬午，敕司勳員外韋甄責授和王友，洛陽縣令李光序責授左春坊典設郎。甲申，秘書監崔仁魯可密州司戶，國子祭酒崔澄陳州司戶，太府少卿裴鍼徐州司戶，衛尉少卿裴紓曹州南華尉，左補闕崔咸休甯陵尉，司封員外薛滈輝州司戶，前鹽鐵推官獨孤憲臨沂尉，秘書少監裴鉥鄆州司戶，長安尉、直史館裴格符離尉，兵部郎中李象鄭州司戶，刑部員外盧薦范縣尉。丙戌，潁州汝陰縣人彭文妻產三男。丁亥，敕以翰林學士、尚書職方郎中張策兼充史館修撰，修國史。

六月戊子朔，敕：「責授隴州司戶裴樞、瓊州司戶獨孤損、白州司戶崔遠、濮州司戶陸扆、淄州司戶王溥、曹州司戶趙崇，濮州司戶王贊等，皆受國恩，咸當重任。罔思

罄謁，唯貯奸邪，雖已謫于遐方，尚難寬于國典。委御史台差人所在州縣各賜自盡。」時樞等七人已至滑州，皆並命于白馬驛，全忠令投屍於河。己丑，敕：「君臣之間，進退以禮，矧於求舊，欲保初終，苟自掇于悔尤，亦須行於黜責。特進、守司空致仕、上柱國、河東縣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裴贄早以公望，常踐台司，靡聞竭力以匡時，每務養恬而避事。洎從請老，不謂無恩，合慎樞機，動循規矩。雖雲勇退，乃有後言，自為簿從之咎，頗失人臣之禮。謫居郡掾，用正朝綱，可責授青州司戶。刑部郎中李煦可萊州司戶。」辛卯，太微宮使柳璨奏：「前使裴樞充宮使日，權奏請玄元觀為太清宮，又別奏在京弘道觀為太清宮，至今未有制置。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南禋，先謁聖祖廟，弘道觀既未修葺，玄元觀又在北山，若車駕出城，禮非便穩。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廟一所，其玄元觀請拆入都城，於清化坊內建置太微宮，以備車駕行事。」從之。壬辰，敕：「諸道節度、觀察、防禦、刺史等，部內有新除朝官、前資朝官，敕到後三日內發遣赴闕，仍差人監送。所在州縣不得停住，苟或稽違，必議貶黜。付所司。」癸巳，敕：「衛尉少卿敬沼是裴贄之甥。常累于舅，或以明經撓文柄，或以私事竊化權。贄已左遷，爾又何追！可貶徐州蕭縣尉。」丙申，敕：「福建每年進橄欖子，比因閹豎出自閩中，牽於嗜好之間，遂成貢奉之典。雖嘉忠藎，伏恐煩勞。今後只供進蠟麵茶，其進橄欖子宜停。」戊戌，敕：「密縣令裴練貶登州牟平尉，長水令崔仁略淄州高苑尉，福昌主簿陸珣沂州新泰尉，泥水令獨孤韜范縣尉，並員外置，皆裴樞、崔遠、陸扆宗黨也。壬寅，湖南馬殷奏，岳州洞庭、青草之側，有古祠四所，先以荒圮，臣復修廟了畢，乞賜名額者。敕旨黃陵二妃祠曰懿節，洞庭君祠曰利涉侯，青草祠曰安流侯；三閭大夫祠，先以澧朗觀察使雷滿奏，已封昭靈侯，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處分。丙午，全忠奏：「得宰相柳璨記事，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觀移入都內，於清化坊取舊昭明寺基，建置太微宮，準備十月九日南郊行事。緣延資庫鹽鐵並無物力，令臣商量者。臣已牒判六軍諸衛張全義指揮工作訖。」優詔嘉之。丁未，敕：「太子賓客柳遜嘗為張浚租庸判官，又王溥監修日奏充判官，授工部侍郎，又與趙崇、裴贄為刎頸之交。昨裴樞等得罪之時，合當連坐，尚矜暮齒，且俾懸車，可本官致仕。」戊申，敕前司勳員外郎、賜緋魚袋李延古責授衛尉寺主簿。

七月戊午朔。辛酉，賜全忠《迎鑾記功碑文》，立於都內。全忠進助郊禮錢三萬貫。癸亥，再貶柳遜曹州司馬。辛巳，敕全忠請鑄河中、晉、絳諸縣印，縣名內有「城」字並落下，如密鄭、絳、蒲例，單名為文。壬午，宰臣柳璨、禮部尚書蘇循充皇太后冊禮使。是日，于積善宮行禮畢，帝乘輦赴太后宮稱賀。丙戌，太常禮院奏：「每月朔望，皇帝赴積善宮起居，文武百官于宮門進名起居。」從之。

八月丁亥朔。戊子，制中書舍人姚洎可尚書戶部侍郎，充元帥府判官，從全忠奏也。洛苑使奏谷水屯地內嘉禾合穎。乙未，敕：「偽稱官階人泉州晉江縣應鄉貢明經陳文巨招伏罪款，付河南府決殺。庚子，敕：「漢代元勳，鄧禹冠諸侯之上；晉朝重位，王導居百辟之先。皆道著匡扶，功宣寰宇，其於崇寵，迥異等倫。朕獲以眇躬，重興丕運，凡關制度，必法舊章，實仗勳賢，永安宗社。副元帥梁王正守太尉、中書令，忠武軍節度使、河南尹張全義亦正守中書令，俱深倚注，鹹正台衡。其朝廷冊禮、告祀天地宗廟，其司空則差官攝行，太尉、侍中、中書令即宰臣攝行。今太尉副元帥任冠藩垣，每遇行禮之時，或不在京國，即事須差攝太尉行事。全義見居闕下，任正中樞，不可更差別官又攝中書令事。其太尉官，如梁王朝覲在京，便委行事，如卻赴鎮，即依前攝行。所合差中書令，便委全義以本官行禮。其侍中、司空、司徒即臨時差官。付所司。」壬寅，敕：「前太中大夫、尚書兵部侍郎、賜紫金魚袋司空圖俊造登科，朱紫升籍，既養高以傲代，類移山而釣名。志樂漱流，心輕食祿。匪夷匪惠，難居公正之朝；載省載思，當徇幽棲之志。宜放還中條山。」癸卯，敕太常卿張廷範宜充南郊禮儀使。丁未，制削奪荊襄節度使趙匡凝在身官爵。是月乙未，全忠遣大將楊師厚討匡凝，收唐、鄧、復、郢、隨等州，全忠自率親軍赴之。荊襄之軍，陣于漢水之陰。

九月丁巳朔。辛酉，楊師厚於襄州西六十里陰谷江口伐竹木為浮梁。癸亥，梁成，引軍渡江。甲子，趙匡凝率勁兵二萬，陣于江之湄。師厚一戰敗之，遂乘勝躡之，陣於城下。是夜，匡凝挈其孥潰圍遁去。乙丑，師厚入襄陽。丙寅，全忠繼至。壬申，匡凝牙將王建武遣押牙常質以荊南降。言權知荊南軍府事趙匡明今月十一日棄城上峽，奔蜀川。敕曰：「梁王躬臨貔武，收復荊、襄，拔峴首若轉丸，平荊門如沃雪，連收兩鎮，並走二凶。乃睠勳庸，載深嘉注，宜賜詔獎飾。」內出宣旨：「妳婆楊氏可賜號昭儀，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，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，准楊氏例改封。」中書奏議言：「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內職之例，近代因循，殊乖典故。昔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為山陽君，安帝乳母王氏曰野王君，當時朝議非之。今國祚中興，禮宜求舊。臣等商量，楊氏望賜號安聖君，王氏曰福聖君，第二王氏曰康聖君。」從之。己巳，敕武成王廟宜改為武明王。乙酉，敕先擇十月九日有事郊丘，備物之間，有所未辦，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。

十月丙戌朔，制梁王全忠可充諸道兵馬元帥，別開府幕，加食邑通前一萬五千戶，實封一千五百戶。金州馮行襲奏當道昭信軍額內一字，與元帥全忠諱字同，乃賜號戎昭軍。制削奪荊南留後趙匡凝官爵。丁亥，敕：「洛城坊曲內，舊有朝臣諸司宅舍，經亂荒榛。張全義葺理已來，皆已耕墾，既供軍賦，即系公田。或恐每有披論，認為世業，須煩按驗，遂啟幸門。其都內坊曲及畿內已耕植田土，諸色人並不得論認。如要業田，

一任買置。凡論認者，不在給還之限。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當，不在此限。如荒田無主，即許識認。付河南府。」甲午，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謚號曰：「帝王禦宇，由理亂以審汙隆；宗祀配天，資謚號以定升降。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。伏以陛下順考古道，昭彰至公，既當不諱之朝，寧阻上言之路。伏以昭宗皇帝睿哲居尊，恭儉垂化，其於善美，孰敢蔽虧。然而否運莫興，至理猶鬱，遂致四方多事，萬乘頻遷。始則閹豎倡狂，受幽辱於東內；終則嬪嬙悖亂，罹夭閼於中閨。其于易名，宜循考行。有司先定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，廟號昭宗，敢言溢美，似異直書。按後漢和、安、順帝，緣非功德，遂改宗稱，以允臣下之請。今郊禋有日，祫祭惟時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，更下詳議新廟之稱。庶使葉先朝罪己之德，表聖主無私之明。」楷，禮部尚書循之子，凡劣無藝。乾甯二年應進士登第後，物論以為濫，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、秘書監馮渥覆試黜落，永不許入舉場，楷負愧銜怨。至是，全忠弒逆君上，柳璨陷害朝臣，乃與起居郎羅袞、起居舍人盧鼎連署駁議。楷目不知書，手僅能執筆，其文羅袞作也。時政出賊臣，哀帝不能制。太常卿張廷範改謚曰恭靈莊閔孝皇帝，廟號曰襄宗。全忠雄猜物鑒，自楷駁謚後，深鄙之，既傳代之後，循、楷父子皆斥逐，不令在朝。丁未，所司改題昭宗神主，輟朝一日，癸丑，敕成德軍宜改為武順，管內槁城縣曰槁平，信都曰堯都，欒城曰欒氏，阜城曰漢阜，臨城為房子，避全忠祖、父名也。

十一月乙卯朔，敕潞州潞城縣改為潞子，黎城曰黎亭。全忠平荊襄後，遂引軍將攻淮南。行次棗陽，阻雨，比至光州，道險塗潦，人馬饑乏。休止十餘日，乃趨固始。進軍距壽州三十里，壽人閉壁不出，左右言師老不可用。是月丙辰，全忠自正陽渡淮而北，至汝陰。全忠深悔此行無益。丁卯，至大梁。時哀帝以此月十九日親祠圜丘，中外百司禮儀法物已備。戊辰，宰相已下于南郊壇習儀，而裴迪自大梁回，言全忠怒蔣玄暉、張廷范、柳璨等謀延唐祚，而欲郊天改元。玄暉、柳璨大懼。庚午，敕曰：「先定此月十九日親禮南郊，雖定吉辰，改卜亦有故事。宜改取來年正月上辛。付所司。」辛巳，制：「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、諸道兵馬元帥、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觀察處置、修宮闕制置、度支解縣池場、亳州太清宮等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太尉、中書令、河中尹、汴滑鄆等州刺史、上柱國、梁王、食邑一萬五千戶、實封一千五百戶硃全忠可授相國，總百揆，其以宣武、宣義、天平、護國、天雄、武順、忠武、佑國、河陽、義武、昭義、保義、戎昭、武定、泰甯、平盧、匡國、鎮國、武甯、忠義、荊南二十一道為魏國，仍進封魏王，依前充諸道兵馬元帥、太尉、中書令、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，加食邑五千戶，實封八千五百戶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，贊拜不名，兼備九錫之命，仍擇日備禮冊命。又制以楊師厚為襄州兵馬留後，左龍武統軍張慎思為武寧軍兵馬留後。壬午，中書門下奏：「相國魏王總百揆，百司合呈納本司印。其中書門下印，堂

候王仁珪呈納，中書公事，權追中書省印行遣。」從之。甲申，敕河南告成縣改為陽邑，蔡州襄城改為苞孚，同州韓城改為韓原，絳州翼城改為澮川，鄆州鄆城改為萬安，慈州文城改為屈邑，澤州晉城改高都，陽城改為濩澤，安州應城改為應陽，洪州豐城改為吳高。全忠令判官司馬鄴讓相國總百揆之命。

十二月乙酉朔。戊子，詔蔣玄暉齎手詔赴魏國，不許陳讓錫命。辛卯，制：正議大夫、門下侍郎，兼戶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、太微宮使、弘文館大學士、延資庫使，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、上柱國、河東縣開國男、食邑三百戶柳璨可光祿大夫、守司空，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太微宮使、弘文館大學士、延資庫使，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，進封河東縣開國伯，通前食邑七百戶，充魏國冊禮使。制：「相國魏王曾祖贈太傅茂琳追封魏王，謚宣憲；祖贈太師信追封魏王，謚武元；父贈尚書令誠追封魏王，謚文明。敕右常侍王鉅、太常卿張廷範、給事中崔沂、工部尚書李克助、祠部郎中知制誥張茂樞、膳部員外知制誥杜曉、吏部郎中李光嗣、駕部郎中趙光胤、戶部郎中崔協、比部郎中楊煥、左常侍孔拯、右諫議蕭頎、左拾遺裴璩、右拾遺高濟、職方郎中牛希逸、主客郎中蕭蘧等，隨冊禮使柳璨魏國行事。先是，北院宣徽使王殷使壽州行營，構蔣玄暉于全忠，全忠怒，急歸大梁。上令刑部尚書裴迪齎詔慰勞全忠，全忠忿恨，語極不遜，故行相國百揆之命以悅其心。蔣玄暉自至大梁陳訴，全忠怒猶不解。帝憂之。甲午，上召三宰相議其事，柳璨曰：「人望歸元帥，陛下揖讓釋負，今其時也。」帝曰：「運祚去唐久矣，幸為元帥所延。今日天下，非予之天下，神器大寶，歸於有德，又何疑焉。他人傳予意不盡，卿自往大梁，備言此懷。」乃賜璨茶、藥，便令進發。乙未，敕：樞密使蔣玄暉宜削在身官爵，送河南府處斬。豐德庫使應頊、尚食使硃建武送河南府決殺。庚子，敕：樞密使及宣徽南院北院並停。其樞密公事，令王殷權知。其兩院人吏，並勒歸中書。其諸司諸道人，並不得到宣徽院。凡有公事，並於中書論請。其延義、千秋兩門，只差小黃門三人勾當，其官健勒歸本軍。敕：「魏王堅辭寵命，過示捴謙。朕以國史所書元帥之任，並以天下為名，爰自近年，改為諸道，既非舊制，須在正名。宜追制改為天下兵馬元帥，余准詔旨處分。」辛丑，敕：「漢宣帝中興，五日一聽朝，歷代通規，永為常式。近代不循舊儀，輒隳制度，既奸邪之得計，致臨視之失常，須守舊規，以循定制。宜每月只許一、五、九日開延英，計九度。其入閣日，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揮；如有大段公事，中書門下具榜子奏請開延英，不計日數。付所司。」又敕：「宮嬪女職，本備內任，近年已來，稍失儀制。宮人出內宣命，衆禦參隨視朝，乃失舊規，須為永制。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，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，宮人不得擅出內門，庶循典儀，免至紛雜。」壬寅，戎昭軍奏收復金州，兵火之後，井邑殘破，請移理所於均州，從之。仍改為武定軍。乙巳，汴州別駕蔣仲伸決殺，玄暉季父也。又敕：「蔣玄暉身居密近，擅弄威權，

鬻爵賣官，聚財營第，而苞藏悖逆，稔浸奸邪。雖都市已處於極刑，而屈法尚慊於眾怒，更示焚棄之典，以懲顯負之蹤。宜追削為凶逆百姓，仍委河南府揭屍於都門外，聚眾焚燒。」玄暉死後，王殷、趙殷衡等又譖于全忠云：「內人相傳，玄暉私侍積善宮，與柳璨、張廷範為盟誓之交，求興唐祚。」戊申，全忠令知樞密王殷害皇太后何氏于積善宮，又殺宮人阿秋、阿虔，言通導蔣玄暉。己酉，敕以太后喪，廢朝三日。百官奉慰訖。又敕曰：「皇太后位承坤德，有愧母儀。近者凶逆誅夷，宮闈詞連醜狀，尋自崩變，以謝萬方。朕以幼沖，君臨區宇，雖情深號慕，而法難徇私，勉循秦、漢之規，須示追降之典。其遣黃門收所上皇太后寶冊，追廢為庶人，宜差官告郊廟。」庚戌，敕：「朕以謬荷丕圖，禮合親謁郊廟，先定來年正月上辛用事。今以宮圍內亂，播於醜聲，難以慚恧之容，入於祖宗之廟。其明年上辛親謁郊廟宜停。」壬子，敕積善宮安福殿宜廢。癸丑，敕光祿大夫、守司空、門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太微宮使、弘文館大學士、延資庫使、諸道鹽鐵轉運使柳璨責授朝議郎，守登州刺史。又敕：「太常卿張廷范、太常少卿裴磎溫鑾、祠部郎中知制誥張茂樞等，蔣玄暉在樞密之時，與柳璨、張廷範共為朋扇，日相往來，假其遊宴之名，別貯傾危之計。苟安重位，酷陷朝臣，既此陰謀，難寬大辟。柳璨已從別敕處分，廷範可責授萊州司戶。裴磎等常同聚會，固共苞藏，磎可青州北海尉，鑾臨淄尉，茂樞博昌尉，並員外置。」甲寅，敕：「責授登州刺史柳璨，素矜儉巧，每務回邪。幸以庸才，驟居重位，曾無顯效，孤負明恩。詭譎多端，苞藏莫測，但結連於兇險，獨陷害于賢良。罪既貫盈，理須竄殛。可貶密州司戶，再貶長流崖州百姓，委御史台賜自盡。」是日斬於上東門外。又敕：「張廷範性唯庸妄，志在回邪，不能保慎寵榮，而乃苞藏兇險。密交柳璨，深結玄暉，晝議宵行，欺天負地。神祇共怒，罪狀難原。宜除名，委河南府於都市集眾，以五車分裂。溫鑾、裴磎、張茂樞並除名，委于御史台所在賜自盡。柳璨弟瑀、珓，送河南府決殺。」

天祐三年

三年春正月乙卯朔，全忠以四鎮之師七萬，會河北諸軍，屯于深州樂城。戊午，敕右拾遺柳瑗貶洺州雞澤尉，璨疏屬也。乙丑，全忠自汴河赴魏州。丙寅，制：「定亂安國功臣、鎮海鎮東軍節度、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等使、淮南東面行營招討營田安撫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守侍中、兼中書令、杭越兩州刺史、上柱國、吳王、食邑九千戶、實封五百戶錢鏐，總臨兩鎮，制撫三吳。道途阻艱，未行冊命，宜令所司擇日備禮。」己巳夜，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殺其衙內親軍八千人。戊午，全忠自內黃入魏州。是月，魏博衙外兵五萬自曆亭還，分據紹威貝、博等州，汴軍攻圍之。壬申，敕：「相國總百揆魏王頃辭冊命，宜令所司再行冊禮。」辛巳，國子監奉：「奉去年十一月

五日敕文，應國學每年與諸道等一例解送兩人，今監生郭應圖等六十人連狀論訴。」敕旨：「取士之科，明經極重，每年人數，已有舊規，去夏條疏，蓋防渝濫。今國子監、河南府俱有論奏，所試明經，宜令准常年例解送禮部，放人多少，酌量施行。但不徇囑求，無致僥倖。付所司。」

二月甲申朔，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宜許於本鎮置三代私廟。癸卯。敕今年禮部所放進士，據依去年人數外，更放兩人。

三月甲寅朔。甲戌，敕：「河中、昭義管內，俱有慈州，地裏相去不遠，稱謂時聞錯誤，其昭義管內慈州宜改為惠州。」壬戌，全忠奏河中判官劉崇子匡圖，今年進士登第，遽列高科，恐涉群議，請禮部落下。戊寅，制元帥梁王可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，判度支戶部事，充三司都制置使。辛巳，敕貶西都留守判官、左諫議大夫鄭賨崖州司戶，尋賜死。

四月甲申朔，日有蝕之，在胃十二度。戊申，魏博羅紹威奏：「臣當管博州聊城縣、武陽莘縣武水博平高堂等五縣，皆于黃河東岸，其鄉村百姓渡河輸稅不便，與天平軍管界接連，請割屬鄆。」從之。

五月癸酉朔，追贈故荊南節度使成汭、鄂岳節度使杜洪官爵，仍於本州立祠廟，從全忠奏也。丙申，敕：「天祐二年九月二十日于金州置戎昭軍，割均、房二州為屬郡。比因馮行襲葉贊元勳，克宣丕績，用獎濟師之效，遂行割地之權。今命帥得人，疇庸有秩，其戎昭軍額宜停，其均、房二州卻還山南東道收管。」

六月癸未朔，甲申，敕：「襄州近因趙匡凝作帥，請別立忠義軍額，既非往制，固是從權。忠義軍額宜停廢，依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。」己亥，權右唐州事衛審符奏，州郭凋殘，又不居要路，請移理所于泌陽縣，從之。制以京兆尹、佑國軍節度使韓建為青州節度使，代王重師；以重師代建為京兆尹。壬寅，敕：「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閣於貞觀殿。貞觀大殿，朝廷正衙，遇正至之辰，受群臣朝賀。比來視朔，未正規儀，今後於崇勳殿入閣。付所司。」左拾遺、充史館修撰裴瑑以堂叔母危疾在濟源，無兄弟侍疾，乞假寧省，從之。

七月壬子朔。己未，全忠始自魏州歸大梁，魏博六州平定。檢校工部尚書、守宗正卿、嗣邠王震停見任，落下襲封，以請告於外也。辛未，皇妹永明公主薨，罷朝三日。

八月甲辰，全忠復自汴州北渡河，攻滄州。乙未，魏博奏割貝州永濟、廣宗，相州臨河、內黃、洹水、斥丘等六縣隸魏州，從之。

九月辛亥朔。丁卯，全忠在軍至滄州，軍于長蘆。是月積陰霖雨不止，差官宗禜都門。

十月乙未，兩浙錢鏐請於本鎮立三代私廟，從之。

十一月庚戌朔。丙子，廢牛羊司。禦廚肉河南府供進，所有進到牛羊，便付河南府收管。

十二月己卯朔，淮南偽署宣歙觀察使、檢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太保，從錢鏐奏也。茂章背楊渥，以宣州降錢鏐故也。己丑，全忠奏文武兩班一、五、九朝日，元帥府排比廊飧。敕曰：「百官入朝，兩廊賜食，遷都之後，有司官闕供。元帥梁王欲整大綱，復行故事，俾其班列，益認優隆，宜賜詔獎飾。」甲辰，河陽節度副使孫乘貶崖州司戶，尋賜自盡。閏十二月己酉朔，福建百姓僧道詣闕，請為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，從之。乙丑，華州鎮國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額及興德府名，並宜停廢，復為華州刺史，充本州防禦使，仍隸同州為支郡，所管華、商兩州諸縣，先升次赤，次畿並罷，宜依舊名。西都佑國軍作鎮已來，未有屬郡，其金州、商州宜隸為屬郡。京兆府奉先縣本屬馮翊，櫟陽連接下邽，奉先縣宜卻隸同州，櫟陽宜隸華州。丙寅，奪西川節度使王建在身官爵。戊辰，李克用與幽州之眾同攻潞州，全忠守將丁會以澤、潞降太原，克用以其子嗣昭為留後。甲戌，全忠燒長蘆營旋軍，聞潞州陷故也。乙亥，貶興唐府少尹孫秘長流愛州，尋賜死，孫乘弟也。

天祐四年

四年春正月戊寅朔。壬寅，全忠自長蘆至大梁，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齎詔慰勞。全忠自弒昭宗之後，岐、蜀、太原，連兵牽制，關西日削。幸羅紹威殺牙軍，全獲魏博六州。將行篡代，欲威臨河朔，乃再興師臨幽、滄，冀仁恭父子乞盟，則與之相結，以固王鎔、紹威之心。而自秋迄冬，攻滄州無功，及聞丁會失守，燒營遽還。路由魏州，羅紹威知失勢，恐兵襲己，深贊篡奪之謀，他日如王受禪，必罄六州軍賦以助大禮，全忠深感之。至大梁，會薛貽矩來，乃以臣禮見全忠。貽矩承間密陳禪代之謀，全忠心德

之。貽矩還奏曰：「元帥有受代意，陛下深體時事，去茲重負。」帝曰：「此吾素懷也。」乃降詔元帥以二月行傳禪之禮，全忠偽辭。

二月壬子，詔文武百官以今月七日齊赴元帥府。癸丑，宰相百官辭，全忠以未斷表為詞。

三月戊寅朔，全忠令大將李思安率兵三萬，合魏博之眾，攻掠幽州。思安頓兵臨其郛，會仁恭子守光率兵赴援，思安乃還。庚寅，詔薛貽矩再使大梁，達傳位之旨。甲辰，詔曰：「敕宰臣文武百辟，藩岳庶尹，明聽朕言。夫大寶之尊，神器之重，儻非德充宇宙，功濟黔黎，著重華納麓之功，彰文命導川之績，允熙帝載，克代天工，則何以統禦萬邦，照臨八極。元帥梁王，龍顏瑞質，玉理奇文，以英謀睿武定寰瀛，以厚澤深仁撫華夏。神功至德，絕後光前，緹油罕紀其鴻勳，謳誦顯歸於至化。二十年之功業，億兆眾之推崇，邇無異言，遠無異望。朕惟王聖德，光被八紘，宜順玄穹，膺茲寶命。況天文符瑞，雜遝宣明，虞夏昌期，顯於圖籙。萬機不可以久曠，天命不可以久違，神祇葉心，歸於有德。朕敬以天下，傳禪聖君，退居舊藩，以備三恪。今敕宰臣張文蔚、楊涉等率文武百僚，備法駕奉迎梁朝，勉厲肅恭，尊戴明主。沖人釋茲重負，永為虞賓，獲奉新朝，慶泰兼極。中外列辟，宜體朕懷。」乙酉，乃以中書侍郎、平章事張文蔚充冊使，禮部尚書蘇循為副。中書侍郎、平章事楊涉押傳國寶使，翰林學士、中書舍人張策為副。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，左丞趙光逢為副。甲午，文蔚押文武百僚赴大梁。甲子，行事。冊曰：

「皇帝若曰：咨爾天下兵馬元帥、相國總百揆梁王，朕每觀上古之書，以堯舜為始者，蓋以禪讓之典垂於無窮。故封泰山，禪梁父，略可道者七十二君，則知天下至公，非一姓獨有。自古明王聖帝，焦思勞神，惴若納隍，坐以待旦，莫不居之則兢畏，去之則逸安。且軒轅非不明，放勳非不聖，尚欲游于姑射，休彼大庭。矧乎歷數尋終，期運久謝，屬於孤藐，統禦萬方者哉！況自懿祖之後，嬖幸亂朝，禍起有階，政漸無象。天綱幅裂，海水橫流，四紀於茲，群生無庇。洎乎喪亂，誰其底綏。洎于小子，粵以幼年，繼茲衰緒。豈茲沖昧，能守洪基？惟王明聖在躬，體於上哲。奮揚神武，戡定區夏，大功二十，光著冊書。北越陰山，南逾瘴海，東至碣石，西暨流沙，懷生之倫，罔不悅附。矧予寡昧，危而獲存。今則上察天文，下觀人願，是土德終極之際，乃金行兆應之辰。況十載之間，彗星三見，布新除舊，厥有明征，謳歌所歸，屬在睿德。今遣持節、銀青光祿大夫、守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等，奉皇帝寶綬，敬遜於位。於戲！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，天祿永終。王其祗顯大禮，享茲萬國，以肅膺天命。」

全忠建國，奉帝為濟陰王，遷于曹州，處前刺史氏叔琮之第。時太原、幽州、鳳翔、西川猶稱天祐正朔。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，帝為全忠所害，時年十七，仍謚曰哀皇帝，以王禮葬于濟陰縣之定陶鄉。中興之初，方備禮改卜，遇國喪而止。明宗時就故陵置園邑，有司請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，廟號「景宗」。中書覆奏少帝行事，不合稱宗，存謚而已。知禮者亦以宣、景之謚非宜，今只取本謚，載之于紀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悲哉！土運之將亡也，五常殆盡，百怪斯呈，宇縣瓜分，皇圖瓦解。昭宗皇帝英猷奮發，志憤陵夷，旁求奇傑之才，欲拯淪胥之運。而世途多僻，忠義俱亡，極爵位以待賢豪，罄珍奇而托心腹。殷勤國士之遇，罕有托孤之賢，豺豐而犬豕轉獰，肉飽而虎狼逾暴。五侯九伯，無非問鼎之徒；四岳十連，皆畜無君之跡。雖蕭屏之臣扼腕，岩廊之輔痛心，空銜毀室之悲，寧救喪邦之禍？及扶風西幸，洛邑東遷，如寄珠於盜蹠之門，蓄水於尾閭之上，往而不返，夫何言哉！至若川竭山崩，古今同歎；虎爭龍戰，興替無常。縱胠篋之不仁，亦攫金之有道。曹操請刑於椒壺，蓋迫陰謀；馬昭拒命於淩雲，窘於見討。誠知醜跡，得以為詞，而全忠所行，止於殘忍。況自岐遷洛，天子塊然，六軍盡斥于秦人，四面皆環於汴卒。冕旒如寄，纖芥為疑，迎鑾未及於崇朝，剸刃已聞于塗地。立嗣君於南面，斃母后於中闈，黃門與禁旅皆殲，宗室共衣冠並殪。復又盜鐘掩耳，嫁禍於人。何九六之數窮，偶天人之道盡，目擊斯亂，言之傷心。哀帝之時，政由凶族。雖揖讓之令，有類于山陽；而淩逼之權，過逾于侯景。人道浸薄，陰騭難征，然以此受終，如何延永！

贊曰：勳華受命，揖讓告終。逆取順守，仁道已窮。暴則短祚，義則延洪。虞賓之禍，非止一宗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